二程全書 六十六之八 伊川文八 遺文 續附録

廿四止

漢書門 類
二五〇六 號
一五三 函
六 架
二四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五〇六 號
六八 函
二四 冊
九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06
冊數	24	(24)
函號	298	145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政府圖書

二程全書卷之六十六　伊川先生文集八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墓誌　家傳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程姓珦名伯溫字姓源世系詳于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遹妣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氏予性質顓蒙學術黯淺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

淺草文庫

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錄子孫一人補郊社齋
郎歴黄州黄陂吉州廬陵二縣尉潤州觀察支使
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龔州
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熈寧
中厭於職事丐就閑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歳
滿再任遂請致任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大中
大夫勳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伯食邑戸
九伯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
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
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顥承議郎宗正寺丞先

卒次頤今爲通直郎次韓奴蠻奴皆夭女四人長
婆嬌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馮兒幼亡次適
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懿蔡州汝陽縣主
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端輔早亡次端
本治進士業次端彦郊社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
義郎李偲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彦
正次未嫁而卒次爲李偲繼室次適清河張敷次
幼亡曾孫六人昻昇昺昜旻㬎曾孫女一人元祐
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己卯以疾終于正寢先居
暖室既得疾命遷正寢享年八十五越三月孟夏庚戌望葬

于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君祔焉于歷官十二任
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愼寛和孜孜夙夜無勳勞可
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讁爲幸多
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旣無事實可
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爾只用此文刻于石
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
先公太中年七十則自爲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後十
五年終壽于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事未至者皆缺字使
後人加之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葬時日
而已醇德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

頤泣血書

先公太中家傳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溫舊名溫一有其字字君玉旣登朝
改後名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
寧坊賜第性仁孝溫厚恪勤畏愼開府事父兄謹敬
過人責子弟甚嚴公纔十餘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
不稱意旨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爲族兄文簡公所
器開府終於黃陂公年始冠諸父繼亡聚屬甚衆無
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
妹時長弟璠七歲從弟瑜六歲餘皆孩幼後數歲朝

廷錄舊臣之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
不赴調文簡公義之爲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
又不能調閑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
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
時劉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橫於鄉里者
郡守以下皆爲之屈公獨不與接劉丞相聞而愧之
待公甚厚再調潤州觀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
權要勢與人爭田守畏逼囑公右之公弗爲撓潤當
途事頗劇多頼公以濟聲聞甚著部使者至無有不
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

治而邑之衣錦鄉尤爲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
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
膝而人益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
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俗民善爲古券契
田訟最爲難辨而虔尤甚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
決部使者以委公根連證佐囂然盈庭公獨呼爭者
前訊之不十數語盡得其情遂皆服事決於頃刻之
間人以爲神就移知龔州事時宜州反獠歐希範既
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
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公使詰之對曰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過壽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上守
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
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爲
妄在州二歲部使者未嘗入境時潘師旦爲提點刑
獄最稱嚴察一道懾畏嘗過境上以書謝公曰既聞
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
還在塗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羈置人皆
以公獲免爲積善之報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
原出水穀既不登晩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候可
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

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有丐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爭遺金錢公
杖之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
染院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
軺傳旁午毀譽易得爲守者相承務豐厨傳主吏多
至破産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爲禮未爲薄也會漢
中不稔饑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教於路口爲糜粥
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
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覃恩遷庫部員外郎知
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灕濯亦不

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
風俗以乏之弊歷千餘歲無爲慮者公度城曲之地曰
此去濠水數步之近漸漬既久地脉當變矣穿二井
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圮公
言於師府請發衆治之師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
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北虜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
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爲公
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後
數月始槩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間自
秋成則爲之備貧室尚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

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嘗河役之用又築於未
潦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即位覃恩遷司
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濠水上冰澌盤屈成花卉
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
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
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
翌日上謝表命圃中取竹爲箭衆吏捧箭走白殺青
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公知其爲不應吏懼而退
中元節宴開元寺蓋盛遊也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
觀者相騰踐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洲

學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
入素稱優厚至者無不厚藏而歸公始被命親舊以
其素貧皆為之喜公撙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匹
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為不可公未
嘗深論也及法出為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
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時李元瑜為使者挾
朝廷勢陵蔑州郡沮公以為妄議公奏請不俟滿罷
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
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歳滿再任遷司農少卿南郊
恩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卹祿以生

據禮引年略不以生事為慮人皆服公勇決两經南
郊恩以子敍遷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即位覃恩遷
太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柱
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于西京國子監公
舍先居煖堂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
彥博西京留守韓公縝今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
以公清節言於朝詔賜帛二百匹仍命有司供其塟
事以四月十五日葬于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厭五
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
泉及貴賜第於泰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上

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
外郎道濟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
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
顥任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公五年卒次頤也次韓奴
次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
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
長慈於撫幼寛於治民二歲喪母祖母崔夫人撫愛
異於他孫嘗以㭘鉢貯錢與之公終身保藏其鉢命
子孫寶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
順顏色崇國愛之如己出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

愠色開府喜飲酒公平生遇美酒未嘗不思親顧自
垂髫至白首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與開府同年而
生者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
開府嘗從趙炎者貸錢伍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
知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以不獲爲恨始公撫育諸
孫弟其長二人仕登朝省二十餘年間皆亡長弟之
子九歳從弟之子十七歳公復撫養至于成長畢其
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
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
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

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于子姪既而女兄之女
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
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
偶詢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
歳公取歸教養今登進士第爲宣德郎矣公慈恕而
剛斷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
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與人
接淡而有常不妄交遊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虔時
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爲守所知
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

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毎遷授輒一薦之聞人有慶
樂事喜之如在己不爲皎皦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
而請謁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舊之貴顯者既不與
之加親亦不示之疏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
無敢慢焉居黄陂時主簿貪凶人也常曰諺云明鏡
爲醜婦之冤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頗自歛有
歐陽乾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傲易公年少常以
語侵公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倦道路公以
入船濟之乾曜曰可謂汪汪如千頃之波也南昌黄
瀬有高才名動江表然頗不羈輒稠人廣坐無所不狎

侮公時最少獨見禮重常目公曰長者無笑我自少時德度服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溫恭待下身率以清慎所至寮屬無有敢貪縱者自朝廷行考課法無歳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笞杖一人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歉然自以爲不足所能者雖曲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爲詩甚多自謂非工即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自少師以來家傳清白而公處已尤約官至四品奉養如寒士縑素之衣有一二十年不易者終身非宴會不重肉既謝事遂屏朝衣賓客來者無貴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嘆曰我貧未能舍祿仕苟得早退休閑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崇福外無職事内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常黙坐人問靜坐既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也家人欲其怡悅每勸之出遊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遊壽安山爲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人似我閑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靜坐

蓋亦非好也晩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爲同甲
會洛中圖畫傳爲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舊以其慈
愛素厚憂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頤時未仕
闔門皇皇不知所以爲生公不以爲憂也及頤被召
叨備勸講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眂脈
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也雖疾
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爲墓誌紀履歴始終而
已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歴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
但知廉愼寛和孜孜夙夜無勲勞可以報國無異政
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讁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千

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
累不德只用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
是不以爲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于塋既無銘
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盂縣人行第一 一作一 世爲河
東大姓曾祖元祖暠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
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
以儒學中科第爲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
郎母福昌縣太君馮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

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
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嘆曰恨汝非男
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
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才夫人素有風厥之疾
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侍常連夕不寐
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
客德容之盛内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遊觀之所往
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内助禮敬尤至而夫
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寛厚
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

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
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
如此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
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
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
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羅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
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
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炭而繫者過
門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
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寛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

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
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
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
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
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
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
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
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
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
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

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
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
叔父亦解祿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
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
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
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甫彼前後居者無
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還去王姥涕戀
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間紛華相尚
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
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

在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線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十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鳴雁嘗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羇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御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脩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紿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爲我

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
十二一作二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
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
谷郡君

叔父朝奉墓誌銘

叔父名琉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太君張
氏襄陵郡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
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遹榮國
太夫人張氏崇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太中之季
弟其上世居深州之博野累代聚居以孝義稱至少

師顥於朝賜第京師始居開封先君葬祖考於伊川
遂遷河南公天性孝友淳質不事文飾幼孤事崇國
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穉如己生事伯兄丘
嫂如父母與人接須盡心膚信人如己屢致欺而不
變人多笑之而好德者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太
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修武縣主簿秩滿受權澤
州端氏縣令閱歲即真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復四遷
至朝奉郎積勳至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歷河中府
龍門汝州襄城縣事權管勾西京國子監遂致官事
公當官竭力不擇難易盡心於愛人故所至民愛之

嘗捕蝗徒歩執役爲衆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喜求
民利病力可行者行之不能者言之上官雖沮却不
恨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先君六得
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
君之厚於弟可見矣娶賈氏追封宜興縣君繼室張
氏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曰顥郊社齋郎出繼從伯
父後次曰顒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承議郎劉立之
次適進士王霖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壬寅終於紹
聖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是年十月某日葬
於伊川祔先塋孤姪頤號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順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瘁以奉公家
無間言仕有善效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
歸全於斯嗚呼哀哉

家世舊事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頤幼時
猶記伯祖母指其爲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蒼頭
曰福郎家人傳曰畫工呼使竪笏視而寫之福郎
尋卒人以爲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
人大者曰楚雲小者曰僊（一作賽）奴未幾二人皆卒
由是家中益神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畫能殺

蓋偶然爾
成都寺院皆無高門限傳云少師脚短當時皆去之
至今猶不復用
少師上居醴泉第舍卑狹頤少時嘗到宛然如舊諸
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後十年再到則
已爲四翁名逢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
矣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大評事諸孫居
之後遂分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
上有少師書字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
弟有未嘗見者先公守鳳州時四翁問欲得宅否

先公答以叔有之與珣有之正同當善守而已又
出一少師小印合示頤曰祖物也可收之頤曰翁
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其疑心也又知太
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眞像皆在亦未敢求見不意
纔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則散失盡矣思之痛
傷後又二十年頤到醴泉改葬少師始求得少監
段太君告於三翁家少師犀帶於長安太監簿家
少師綠玉枕於四翁女和家鞍尾於三翁家
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宰醴泉遂謀居焉徙葬少
監于縣城之西既顯雖賜第居京師纍纍至於御

書誥勅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太評事四評事治生
事皆淳儉嚴整太評事家人未嘗見笑惟長孫始
生(長安虞部也)一老嫗白曰奉旨(將軍也)新婦生男徽開
顔曰善視之曾祖母崔夫人亦留醴泉與從曾祖
母雷氏(將軍之室)奉事二叔舅姑晨夕敬畏平居必著
長裙亨飪少有失節則不食拱手而起二婦恐懼
不敢問所由何其食美取所餘嘗之然後知所嗜
太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祖母李氏主内事性尤
嚴峻二婦晝則供侍夜復課以女工之事雷氏不
堪其勞有間則泣於後庭崔夫人每勸勉之竟得
羸疾而終崔夫人怡怡如也叔舅姑遂加愛之後
外祖崔駕部過雍見其艱苦之甚屬少師取至京
師不撤帷帳盡置囊篋云暫往省覲叔舅姑方聽
其來少師之待兄弟崔夫人之事叔舅姑後世所
當法也

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其後諸房子弟既多不
無侵損於邑人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爭忿者及
門則止俟過而復爭小兒持盤賣菓爲族中羣兒
奪取啼而不敢較嘉祐初頤過邑去少師時八十
年矣驢足病呼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受昔時

村婦多持香茶祈蠶於家因指取其土以乞靈後
禁止之

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廳旁書室唯乗一驢
更無餘貲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
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饌欲觀其器度
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箱幞其中若勅書受之曰壽
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
科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婿必欲得高科名問其
鄉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婿名家弗許
伯祖曰爾夢如是蓋默定矣豈可違也强之使就
後累年猶怏怏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
大國子孫相繼豈偶然哉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
公爲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一日侍叔祖坐曰
某昨夜夢坐此有一人乗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
乗驢而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
之文簡公乗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登驢而出正
如所説之夢賈文元曰程六當爲宰相歎羡不已
叔祖謂曰爾無羨後爾作相在先及文簡公爲兩

制置方小官及參大政風望傾朝衆謂旦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郡而買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也

叔祖寺丞年四十謂家人曰吾明年死矣居數月又指堂前屋曰吾去死如隔此屋矣又數月指室中䆫曰吾之死止如隔此紙爾未幾而卒叔祖多才藝與人會射發矢能如其意常從主人之後主人中則亦中主人遠則亦遠不差尺寸

伯祖殿直喜施而與人周一日苦寒有儒生造門卽持綿袍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袴也蓋於游從問常察其不足也至晩年家貧懸罄而爲義不衰有儒生以講說醵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有珠子裝抹胸賣得十三千盡以與之

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

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改葬告少監文

維元祐六年辛未二月癸卯玄孫右承議郎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琉謹遣姪頤就墳所以酒肴之具祭告于高祖少監高祖母京兆太君段氏之靈秦人之俗以開發冢墓為事近年以來太評事四評事墓繼遭盗劫少師墓亦嘗有穴固不知完否苟不完矣理當改厝幸而尚完異日之禍不

得不慮今將改葬少師而遷公丘封使後人不知墓之所在以圖永安謹具昭告伏惟鑒饗

祭席仁叟文

年月日河南程頤謹以香酴致奠于亡姊夫奉禮郎席仁叟之靈自我未冠與君爲姻游從嬉戲不殊同隊之魚情好恩義無異一門之親知吾心而丹誠相照信吾道而白首逾新（仁叟晩年見信益篤）於聚散之間尚不勝於悽慘况死生之隔何以踰其悲辛昔我姊之云亡望君舍而來奔悼彼中途之夭逝各懷哀憤以難伸表情誠之不替遂婚姻之重論於是君之女以女於吾姪我之息復歸于君門敦契義之如是豈淺薄之所存何其降年不永訃音遽聞相去千里徒增勞於魂夢逮茲三稔始獲展於丘墳宿草雖久哀未泯挈甥女以將歸叙中懷而告遠清香一炷芳酴一卮君其饗之當鑒我心之悲

祭張子直文

妹夫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君子直之靈嗚呼與君游從歲踰一終情在睦姻我於君而既厚心存樂善君於我而彌隆會則盡合簪之歡別則有索居之歎信吾道而白首益堅知余心而中懷靡間君在洛南

我居幾旬常爲命駕之約方切離羣之戀忽承置郵之書重有婚姻之願雖稚女之愛憐感君心之勤眷遽報諾音曾未幾月走介欻來言君被疾覩遣辭之甚遽已驚皇而自失走十舍之脩途冐如焚之赫日始及近郊已聞捐室撫孤孀而長慟痛死生之遂隔嗚呼子直惟君之生爲善是力臨官政有慈惠幹濟之稱居鄉里推謹厚淳和之德謂所享之宜長胡降衷之莫測祐薄命短人之所悲母老子幼禍今何極雖道路以猶嗟宜親朋之共惱何君命之若斯俾我心之重盡覊旅之次肴羞麤飾惟君之靈監斯誠而來格

祭四十一郎文

叔父頤令昂具酒餚致祭于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乃祖乃父世積慶善而汝兄弟姊妹皆不克壽天造差忒至如是乎惟汝資稟善和脩謹無子弟之過期汝有成而遽死耶吾方以罪戾竄縶遠方生不獲視汝疾死不獲撫汝柩寃痛之深裹腸如割吾知汝有未伸之志抱無窮之恨吾得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汝婦盛年自今當待之加厚冀其安室嗣子循良今已可見當教誨之期於成立則汝爲有後矣此外吾

無以致其力矣嗚呼吾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汝天乎寃哉

祭李邦直文

嗚呼惟公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簡編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歩武固不待誄而後知也自與公別于茲九年既升沉之異迹望履舄以無縁惟期與公桂冠之後居洛之濵葛巾藜杖日以相親何志願之未諧遂音容之永隔追念平昔悲辛塡臆嗚呼哀哉顧也少服公名晩識公面重以姻媾始終異眷感懷如遇丹誠莫見一慟靈筵聊伸薄奠

祭李通直文 先生之婿

嗚呼余周流天下閲人多矣求其忠孝仁厚如子者幾希宜得其壽而遽死耶余老矣有賴於子而反哭於子何其酷耶薄奠致誠尚其來享

二程全書巻之六十六　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二程全書卷之六十七　遺文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放蝎頌 見游氏本拾遺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酌貪泉詩 見劉立之敘述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書縣廳壁 見龜山語錄

視民如傷

右明道先生文

易上下篇義 見載易傳

易序　見性理羣書已載易傳

禮序　見性理羣書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却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

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戸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説也麤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禘説 見朱子文集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

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
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
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
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
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
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
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
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
圓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
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

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圓丘以禰配於明
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
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
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
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
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
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
靈芝之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
基本蓋出於此後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
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書銘 見微言

與方元寀手帖 見近思錄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按朱子曰此帖有二其一有應舉耕田之語又嘗得先生年二十九時與方氏帖皆不可見姑記朱說

云

謝執政書 見張繹師說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頤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傅耆伯壽手謁 見朱子文集

頤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答晁以道書 見呂氏雜志

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與橫渠簡 見朱子語類

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 一作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

答謝良佐書 見微言○又楊遵道錄但是問答不云有書

族子至愚無足責故人素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周尤臧氏

寄范淳夫書 同上

丞招以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耳

右伊川先生文

傳聞續記 此記係取朱子名臣言行錄及邵氏易學辨惑所載以補遺書外書之未備若夫他書豈無附見然未敢必信故不復取云

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 一作甫 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 見聞錄

右二先生語

李文定公爲擧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明逸書見㭊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及文定爲宰相仲塗門下客有㭊某者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决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爲言辭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爲伯温云 聞見錄

神宗欲用温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 同上

熈寧十年春呂申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顥以詩解之云云 同上

陳左司瓘曰范公淳夫嘗論顏子不遷怒不二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黙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常以寡陋自愧了翁之子正由云子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 范太史遺事

右明道先生語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絶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匃於海上者矣程頤云 涑水記聞

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聞見録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胡氏傳家録

異時伊川同朱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

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 易學辯惑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 同上

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自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知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川猶相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必是生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先君聲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寛路徑窄則自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 同上

右伊川先生語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二程全書卷之六十七

二程全書卷之六十八　續附錄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晦菴辯論胡本錯誤書　南軒語附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間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卽須依文定本爲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

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聞不知二兄何苦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一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但只是平心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横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邪如定性書及明道叙述上富公與謝師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爲泝奈文改疑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寫着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叙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曲爲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切要之辭然明道謂横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録説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畜兒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

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邪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他又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着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爲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猶已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

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邪又明道論王覇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

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為訑訑之聲
音顔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
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只如
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
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為害不細亦不專為二
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
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
叔之子胡氏編語録時意其為邢恕之子遂削此注
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
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

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一無繆誤乃欲不問是非
一切從之乎況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
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
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彦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
元履至為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
處以為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
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
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
家錯本文字以為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
之心却須該遍流通决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

然主張此書以為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
主張三經字説何異作是説者却是誣文定矣設使
徹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横渠
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已殘
而姤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
人之為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横渠猶戒以自處
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
近此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
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邪如云當
於他處別刋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説與月攘一鷄何

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毎恨此道衰微邪説昌熾舉世
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翅饑渴之於
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
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
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為呈似所言或不中
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録去數紙合改
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為必依此改
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切勿毀棄千萬盡為
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
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

文学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領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朱子與劉共父

昨見共父家問以為一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為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有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為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喜聞道雖晚頼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畧

竊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恠其詞之太直也與張欽文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愚却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穫菑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竊聖人之用心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請深思之愚謂孟子云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害於理否並同上

稱姪固失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舉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卷阿

者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討之便以爲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敎同行異情之說於此亦可見矣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爲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爲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別紙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誨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爲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邪熹所論出於已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讀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

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爲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彊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今便彊說爲尊其所聞之類是也）語句刓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嘗食絮羹叱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邪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彊說而後通邪其肯故爲刓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邪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美而他無

所售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朱
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
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
來督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
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喩沿泝猶子二十
說又不當改之尤者邪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
乃所以爲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
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
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
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

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
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同也（楊迪及門二書見集）
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
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已不之思又使後人不
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
意亦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已則失
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
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
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
然矣老兄試思前聖人大廟每事問存餼羊護闕文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
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爲如何
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
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已之說勝得已
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泝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
改沿爲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
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
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沿字而以
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
寛舒必欲改爲泝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

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
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
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鉛察之注云鉛與沿同循也）
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抑之以袪後人之
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
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
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
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
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
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

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已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爲失耳愚竊以爲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當作泝不則云胡本沿作泝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輙之咎而先生之徽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道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

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嘗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侄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

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横渠二先生者皆當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他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爲非而改之爲是亦當從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爲喪服兄

弟之子與已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爲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絶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爲是則自我作古別爲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已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爲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改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猶子則亦可矣春秋序富謝書其說略其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

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爲疑則亦且注其下云某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揜後賢刪削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至誤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畢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闊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爲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爲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得一本作底以備後復有所得也儻蒙矜恕不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同上

右明道先生遺文九篇長沙學官既刻二先生文集後三年新安朱熹復以此寄栻云得之玉山汪應辰敬以授教授何蘊俾嗣刻之乾道己丑四月朔廣漢張栻謹書南軒書明道先生遺文後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官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燬不存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之此來

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爲一體刻之後圃明
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討覩舊加密二先生之書
於是乎全時淳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麻沙本後序）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歳之久板已
漫漶教授王君湜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字亦
便觀覽然無外書襲之乃摸鋟於春陵郡庠又取
長沙所刋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學淳祐六
年立秋日東川李襲之謹題（春陵本後序）

右程氏先生經説合遺書外書文集總若干卷　玘
竊惟聖人之道自孔孟既沒浸失其傳至我宋而
二程先生出五三二載籍幾墜之文千四百年不傳
之學始大昌明於世格言大訓見於河南門人之
所紀錄考亭先儒之所纂輯者有是書存譬之菽
粟布帛不容以一日無也然稽之諸郡或缺略而
無有或間雖鋟梓而未全均有孤學者之望　玘　頃
教茲邦積廩稍之餘益以已俸嘗補官書之未備
者唯是四書猶缺余心恧焉迺求善本俾二三同
志重加考訂刻諸學宮庶幾學者家傳而人誦之
由二先生之書以繹二先生之心由二先生之心
以印孔孟之心云淳祐戊申四月戊寅天台張玘

謹書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倶出程門弟子手記考亭朱夫子家藏類訪旁捜先後次第爲此世所刋本無不同者獨二先生文集出胡文定公家頗有改削如定性書及明道行述上富公與謝師書中刪却數十字辭官表之顛倒次第易傳序之改公爲祈祭文之改姪爲猶子劉張二公以是本刻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改者數紙與共父劉師書及與南軒張子屢書凛然承舛習訛末流波蕩之爲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所傳文集大率渾本是固不能無餘論矣臨川譚善心元之蚤讀二書慮其傳本寖少悉爲刻東而於文集復加詳審與蜀郡虞槃叔常往復討論以復乎考亭所改之舊且註劉張本異同於其下其餘遺文凡集所未錄者各以類附焉至若伊川經說其目見近思錄其書見時氏本特易傳止繋辭上篇春秋傳止桓九年書解止舜格於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恨多誤字不敢臆決惟易繋取呂氏精義所編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補以舊板本審校先

刊而他書則俟求善本讐校緒刻此其爲意固將以集程氏書文之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稽之往哲而不悖傳之來者而亡窮觀此書者如抱座春而立門雪俱非苟然爲之也嗚呼元之之用心亦可謂勤也已裒褫成帙家學人誦謹緝大意書于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臨川後學鄒次陳謹識

周二程張邵書余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周子通書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十卷書説一卷詩説兩卷論語説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説十卷張子正蒙家書十卷漁樵問對一卷信聞紀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説十卷春秋説一卷横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極經世十二卷觀物篇六卷擊壤集二十卷凡十九部一百五十四卷所謂程氏雜説十卷者疑即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爲書散出並行之一者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爲遺書二十五卷又爲外書十二卷益多雜説數倍而雜説固不傳合晁氏所記與今所傳續益可考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

日本政府圖書

書數十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糜棄不少矣清廟雅樂始以備數而鄭衛之聲人爭愛之則此日少而彼日多者亦其勢然也近年始有新刊邵子書聞風而起者或誚爲迂闊且笑之宜黃譚善心同邑傅君友諒之門人也奮然不顧取二程文集遺書刻之且將考訂程氏經說以次鋟木槃托中表之姊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學者得以傳讀先儒之遺文而不倦其卓然之見良有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六十八卷 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